

新編諸子集成

中華書局

新

語

校

注

新編諸子集成

新語



中華書局

王利器撰



NLIC2970339024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新語校注/王利器撰. - 北京:中華書局,1986.8
(2008.1 重印)
(新編諸子集成)
ISBN 978-7-101-01484-6

I. 新… II. 王… III. ①政治-中國-西漢時代②古
典哲學-中國-西漢時代③新語-注釋 IV. B234.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205119 號

責任編輯：陳金生

新編諸子集成

新 語 校 注

王利器 撰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8 $\frac{3}{4}$ 印張·2 插頁·144 千字

1986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

印數:15501-18500 冊 定價:20.00 元

ISBN 978-7-101-01484-6/B·279

新編諸子集成出版緣起

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在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，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。秦漢以後的整個封建社會中，還有不少思想家和學者寫過類似的著作，其中也不乏優秀的作品。

五十年代，中華書局修訂重印了建國前由原世界書局出版的諸子集成。這套叢書匯集了清代學者校勘、注釋子書的成果，較爲適合學術研究的需要。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幾十年特別是建國後一些學者整理子書的新成果，所收的子書種類不夠多，斷句、排印尚有不少錯誤，決定重編輯出版一套新編諸子集成。

新編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，着重選收與哲學、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。個別不屬於子部的書如班固的白虎通義，因與哲學、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，也擬選人（用清陳立疏證）。全書將分兩輯出版。

第一輯所收子書與舊本諸子集成略同，是一般研究者經常要閱讀或查考的書。每一種都選擇到目前爲止較好的注釋本。極少數尚無注釋本的，另行注釋。有的書兼收數種各具優長的注本。爲保持體例基本一致，除個別書外，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淺近文言撰寫的注本。各書正文、注文一律加以新

式標點，校正版刻或排印錯誤。

第二輯收集第一輯之外的其它子書。其中大部分沒有現成注本，凡有必要進行注釋的，應加注釋；其餘的選擇較好的版本進行點校。這一輯中有不少是殘闕或散佚的書，整理時區別不同情況，有的選取較好的現成輯本，有的要進行補輯或重輯。

子書中有一部分是偽書或被懷疑爲偽書。凡產生時代較早，在歷史上發生過一定影響，對研究某些問題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，擬酌量選入。

本書第一、二兩輯均擬先出版平裝本，每種單獨定價，陸續發行，全部出齊後再出版精裝合訂本。平裝本每種書後均附有本叢書擬目，以便讀者瞭解這一套書的概貌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二年一月

前言

元人胡助陸賈贊寫道：

乃公天下，馬上得之；每奏新語，輒爲解頤。縱橫餘風，遊說奇術；臣服尉佗，交歡平、勃。〔一〕
於陸賈行事之可考見者，作了全面的肯定。在胡助之前，楊雄法言淵騫篇寫道：

言辭：婁敬、陸賈。

李軌注：「陸賈說尉佗爲漢臣，又作新語，高祖善之。」漢書刑法志寫道：

漢興，高祖躬神武之材，行寬仁之厚，總攬英雄，以誅秦、項；任蕭、曹之文，用良、平之謀，聘陸、酈之辯，明叔孫通之儀，文武相配，大略舉焉。

又陸賈傳贊寫道：

陸賈位止大夫，致仕諸呂，不受憂責，從容平、勃之間，附會將相，以彊社稷，身名俱榮，其最優乎！

又叙傳上載班固答賓戲寫道：

近者，陸子優繇，新語以興。〔二〕

又叙傳下寫道：

賈作行人，百越來賓。從容風議，博我以文。

師古注引李奇曰：「作新語也。」王充論衡書解篇寫道：

高祖既得天下，馬上之計未敗，陸賈造新語，高祖粗納采。呂氏橫逆，劉氏將傾，非陸賈之策，帝室不寧。蓋材知無不能，在所遭遇；遇亂則知有功，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。

文選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寫道：

相國鄼文終侯蕭何，……太中大夫楚陸賈，……右三十一人，與定天下，安社稷者也。頌

曰：……抑抑陸生，知言之貫，往制勁越，來訪皇漢。附會平勃，夷凶翦亂，所謂伊人，邦家之彥。

師古注：「漢書：『武詔曰：詩云：九變復貫，知言之選。』應劭曰：『言變政復禮，合於先王舊貫。選，善也。』」又潘安仁西征賦寫道：

陸賈之優游宴喜。

舉以與蕭、曹、魏、邴之相，辛、李、衛、霍之將，以及蘇武、張騫、金日磾、司馬長卿、王子淵、楊子雲、司馬遷、劉子政、劉子駿、趙廣漢、張敞、王遵、王章、王駿、于定國、張釋之、汲長孺、鄭當時、終軍、賈誼等相提並論。又寫道：

或從容附會，望表知裏。

李善注：「謂陸賈也。」司馬貞史記索隱陸賈傳述贊寫道：

陸賈使越，尉佗懾怖。相說國安，書成主悟。

如上來所述，陸賈之於漢家，風雲際會，有「定天下，安社稷」之功，然而位不過太中大夫，始終沒有列入功臣名次，如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，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，漢高作十八侯位次，以及漢高時侯百四十七人，高后時十二人，孝文時十人，都未得廁身其間，難道亦如李少卿所說的「漢亦負德」嗎？嘗試思之，陸賈於漢王則爲客，繼於諸呂時卽致仕，史、漢所表功臣，都以軍功論，而陸賈無軍功，與賈合傳之酈食其，史記載：「高祖舉列侯功臣，思酈食其，食其子疥，數將兵，功未當侯，上以其父故，封疥爲高梁侯。」漢書張良傳：「漢六年，封功臣，良未嘗有戰鬪功，高帝曰：『運籌策帷幄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』自擇齊三萬戶。」這都是無軍功不當侯之的證。還有一事，和陸賈更爲有關的，就是「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，項王至，……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。」項王弗聽。漢復使侯公往說項王，項王乃與漢約：中分天下，割鴻溝以西者爲漢，鴻溝而東者爲楚。」項王許之，卽歸漢王父母妻子。軍皆呼萬歲。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。」〔四〕說項王歸太公、呂后，陸生說弗聽，而侯公說許之，相形見絀。事非軍功，然而侯公因此得封平國君，而陸賈恐因此而終身難封了。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，諸以客從而受封的，計有：呂澤、呂釋之、蕭何、王陵、張蒼、林執〔五〕、高邑、任敖、冷耳、劉襄等十人；與陸賈合傳之酈食其，亦以客從，說齊歷下，齊以爲賣己，把他鼎烹了，及漢定天下，猶封其子爲高梁侯。陸賈亦以客從，而未見封，何也？原來春秋、戰國以還，養客之風盛行，呂氏春秋觀世篇寫道：「越石父曰：『夫子禮之，敢不敬從。』晏子遂以爲客。俗人有功則德，德則驕。今晏子功免人於厄矣，而反屈下之，其去俗亦遠矣。」高誘注：「客，敬。」這件事又見於史記管晏列傳、晏子春秋雜上、新序節士篇，「客」都作「上客」。史

記孫子傳：「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，……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，威王問兵法，遂以爲師。其後，魏伐趙，趙急，請救於齊，齊威王欲將孫臏，臏辭謝曰：「刑餘之人不可。」於是乃以田忌爲將，而孫子爲師，居輜車中，坐爲計謀。」又樂毅傳：「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，燕王以客禮待之，樂毅辭讓，遂委質爲臣，燕昭王以爲亞卿。」由於客之出現，於是相應而出現了客籍，戰國策楚策寫道：「汧明見春申君，……春申君曰：『善。』召門吏爲汧先生著客籍，五日一見。」著客籍，明其非委質爲臣者比，故燕昭王先以客禮待樂毅之後，樂毅乃委質爲臣。所謂客，其身份蓋在師友之間，僅有主客之誼，而無君臣之分。呂氏春秋舉難篇寫道：「魏文侯師子夏，友田子方，敬段干木，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。」又察賢篇寫道：「魏文侯師卜子夏，友田子方，禮段干木，國治身逸。」一則曰敬，再則曰禮，俱謂視爲上客，這就是高誘以敬釋客之故了。漢書枚乘傳：「乘久爲上國大賓，與美俊並游。」這更是陸賈致仕後游漢廷公卿間的寫照。陸賈蓋初以客從漢高，平天下而無軍功，其後，奉使南越，歸拜太中大夫，始登仕籍。呂太后用事，致仕家居，以此游公卿間。文帝時又爲太中大夫，往使尉佗，令去黃屋稱制，比於諸侯。陸賈兩使南越，俱爲太中大夫。案續漢書百官志二，光祿大夫本注：「凡大夫、議郎，皆掌顧問應對，無常事，唯詔命所使。」這當是併下文太中大夫而言。陸賈兩使南越，先者後拜太中大夫，後者先爲太中大夫，卽太中大夫掌應對，唯詔命所使之證也。詩經鄘風定之方中毛傳言「九能之士」寫道：「故建邦能命龜，田能施命，作器能銘，使能造命，升高能賦，師旅能誓，山川能說，喪紀能誄，祭祀能語。君子能此九者，可謂有德音，可以爲大夫。」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寫道：「傳曰：『不歌而誦謂之賦；登高能賦，可以爲大夫。』言感物造端，材

知深美，可與圖事，故可以爲列大夫也。古者，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，以微言相感，當揖讓之時，必稱詩以諭其志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。故孔子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蓋古者誦詩三百，足以專對，登高能賦，謂壇坫之上，折衝尊俎之間，能賦詩以明志，故可以爲大夫。漢以太中大夫爲應對使者，蓋亦本之古義，與毛傳合，正義乃謂「升高有所見，能爲詩，賦其形狀，鋪陳其事勢也。」若如所言，則與山川能說，有何區別？有以知其不然也。

新語，漢書藝文志未著錄，而諸子略儒家有陸賈二十三篇，我認爲新語當在其中。兵書略兵權謀家，漢書藝文志著錄「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」，本注：省伊尹、太公、管子、孫卿子、鶡冠子、蘇子、蒯通、陸賈、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種，出司馬法入禮也。「班志本七略成書，七略兩載者，班志省之，因而有所出人。劉奉世謂「種」當作「篇」，是。七略兩載，班志既省之，又復詳其出入，這都是爲了明辨學術流別。兵權謀家所省之陸賈，謂出之兵權謀而人之儒家，則所省的當爲十一篇，省併後之陸賈二十三篇，既有新語，又有陸賈兵法〔六〕，單不足以舉，故統謂之陸賈。漢志儒家又有劉敬三篇，劉敬亦嘗奉使匈奴，結和親約。又詩賦略陸賈賦之屬有朱建賦二篇。漢書以酈食其、陸賈、朱建、婁敬〔七〕合傳，雖本之史記之以酈、陸合傳，然而又有新的內容了。史記酈生陸賈傳贊寫道：「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，固當世之辯士。」世或以此少之。今案：漢書酈陸劉叔孫傳贊也道：「高祖以征伐定天下，而縉紳之徒，騁其知辯，並成大業。」顏師古注：「縉紳，儒者之服也。」則謂陸賈諸人以儒者而從事辯說，這是戰代百家爭鳴的流風餘韻，孟子自稱：「予豈好辯哉！」〔八〕史記酈陽傳上書自明寫道：「夫以孔、墨之辯，不能自免於讒

諛。〔九〕又寫道：「挾伊、管之辯。」文選李蕭遠運命論寫道：「以仲尼之辯也，而言不行於定、哀。」然則所謂聖賢豪杰之士，也還是好辯嘛，辯那裏可以「少之」？何況辯也有所分辨呢！

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：屈原賦之屬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，陸賈賦之屬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，荀卿賦之屬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，雜賦之屬十二家二百三十篇。陸賈賦之屬，著錄陸賈賦三篇，若枚皋、朱建、莊忽奇、嚴助、朱買臣、劉辟疆〔一〇〕、司馬遷、嬰齊、臣說、臣吾、蘇季、蕭望之、徐明、李息、淮陽憲王、楊雄、馮商、杜參、張豐、朱宇之屬屬之，而以陸賈爲初祖。論衡書解篇寫道：「漢世文章之徒，陸賈、司馬遷、劉子政、楊子雲，其材能若奇，其稱不由己。」文心雕龍詮賦篇寫道：「秦世不文，頗有雜賦，漢初詞人，順流而作，陸賈扣其端，賈誼振其緒。」又才略篇寫道：「漢室陸賈，首發奇采，賦孟春而進新語〔一一〕，其辨之富矣。」蓋陸賈賦之屬，是以說辭爲宗，和縱橫家言頗爲相似。漢書楊雄傳載雄解嘲寫道：「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，必推類而言，極麗靡之辭，閎侈鉅衍，競於使人不能加也，既乃歸之於正，然覽者已過矣。」〔一二〕又司馬相如傳贊載楊雄之言有道：「靡麗之賦，勸百而風一，猶騁鄭、衛之聲，曲終而奏雅。」楊雄賦是列於陸賈賦之屬的，陸賈賦如今是見不到了，然而，從陸賈新語的習用儷詞韻語〔一三〕，以及楊雄之一再強調「麗靡」，結合起來看，則於陸賈賦之爲賦思過半矣。

班固答賓戲寫道：

近者，陸子優遊，新語以興。董生下帷，發藻儒林。劉向司籍，辨章舊聞。楊雄覃思，法言太玄。皆及時君之門闈，究先聖之盡奧，婆娑乎術藝之場，休息乎篇籍之囿，以全其質而發其文，用

納乎聖德，烈炳乎後人，斯非亞與！

班固言西漢學術，是把陸賈和董仲舒、劉向、楊雄相提並論的。王充論衡案書篇寫道：

「新語 陸賈所造，蓋董仲舒相被服焉，皆言君臣政治得失。言可采行，事美足觀，鴻知所言，參貳經傳，雖古聖之言，不能過增。陸生之言，未見遺闕；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應天，土龍可以致雨，頗難曉也。」

王充者，冠倫大才，巴謝夷吾薦王充寫道：「充之天才，非學所加，雖前世孟軻、孫卿，近漢楊雄、劉向、司馬遷，不能過也。」王充作問孔、刺孟諸篇，歷詆古今，不稍假借，而獨於陸賈推許備至，至謂「雖古聖之言，不能過增」。今陸賈書不可得窺全豹矣，就是從現存的新語加以考察，而知王充之言，不是言過其實。新語道基篇寫道：「後世衰廢，於是後聖乃定五經，明六藝。」又寫道：「聖人防亂以經藝。」又術事篇寫道：「校修五經之本末。」又懷虛篇寫道：「世人不學詩、書，行仁義，尊聖人之道，極經義之深。」又本行篇寫道：「表定六藝，以重儒術。」他鼓吹儒家經藝，想以此潤色鴻業，但又不像董仲舒那樣，暖姝於一先生之言，定儒術於一尊，有礙百家爭鳴，有礙學術思想的正常發展。他在術事篇寫道：「書不必起仲尼之門。」陸賈其人，漢志人之儒家，而對於儒家的「尊師仲尼」王充，竟如此大放厥詞，肆言無忌。陸賈認為制事之道，「因世而權行」王充，儒家也不過是九流之一家而已。王充指出董仲舒被服新語，謂「陸賈之言，未見遺闕，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應天，土龍可以致雨，頗難曉也」，於董仲舒頗有微辭，豈非以其把陰陽五行之說附會於儒家，如漢志所云「儒者之辟者，又隨時抑揚，違離道本」嗎？陸賈之學，蓋

出於荀子。鹽鐵論毀學篇：「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。」漢書楚元王交傳：「交與申公受詩浮邱伯。伯者，孫卿門人也。」孫卿即荀卿，浮邱伯即包邱子。蓋荀卿適楚，因家蘭陵。陸賈，楚人也，與浮邱同時相善，因而聞風相悅，私淑孫卿相聞，這是意料中事。因之，陸賈在新語資質篇寫道：「鮑丘之德行，非不高於李斯、趙高也，然伏隱於蒿廬之下，而不錄於世，利口之臣害之也。」鮑丘即包邱子，蓋陸賈與鮑丘游，因以得聞荀子之說於鮑丘，故其書有不少可以印證荀子之處。術事篇寫道：「善言古者合之於今，能述遠者考之於近。」此即本之荀子性惡篇：「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。」節猶驗也，漢書董仲舒傳作「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」。說本王引之。同篇又寫道：「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，以今之作者爲輕，淡於所見，甘於所聞。」此即荀子法後王之說也。荀子不苟篇寫道：「百王之道，後王是也。君子審後王之道，而論於百王之前，若端拜而議。」又非相篇寫道：「欲觀聖王之跡，則於其粲然者矣，後王是也。後王者，天下之君也，舍後王而道上古，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。」又儒效篇寫道：「法後王，一制度，隆禮義而殺詩、書。」又王制篇寫道：「王者之制，道不過三代，法不貳後王。道過三代謂之蕩，法貳後王謂之不雅。」法後王這一命題，實爲社會發展的真諦，文學遺產的精華。司馬遷於史記六國年表寫道：「傳曰法後王，何也？以其近己，而俗變相類，議卑而易行也。學者牽於所聞，見秦在帝位者淺，不察其終始，因舉而笑之，不敢道，此與以耳食無異，悲夫！」陸生在明誠篇寫道：「堯、舜不易日月而興，桀、紂不易星辰而亡，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。」此本之荀子天論，天論篇寫道：「天行有常，不爲堯存，不爲桀亡。」又寫道：「治亂天耶？曰：日月星辰瑞曆，是禹、桀之所同也。禹以治，桀以亂，治亂非時也。」這

是偶合嗎？不是的，由於陸賈之於荀子，耳濡目染已久，從而借書於手，那就不啻若自其口出了。荀子還是穀梁先師，戴彥升陸子新語序寫道：

本書凡兩引穀梁傳，至德篇末「故春秋穀（下缺）」，似引傳說魯莊公事而缺其文。考漢書儒林傳：「申公，魯人也，少與楚元王交，俱事齊人浮邱伯，受詩。」又云：「申公以詩、春秋授，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。」又云：「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。」楚元王交傳：「少時，嘗與魯穆生、白生、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。伯者，孫卿門人也。」夫穀梁家始自江公，而江公受之申公，申公受之浮邱伯，浮邱伯爲孫卿門人，今荀子禮論、大略二篇具穀梁義，則荀卿受穀梁之初祖也。荀卿晚廢居楚，陸生楚人，故聞穀梁義歟？鹽鐵論：「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。」本書資賢「九篇」：「鮑邱之德行，非不高於李斯、趙高也，然伏隱於蒿廬之下，而不錄於世。」鮑邱卽包邱子，卽浮邱伯也。楚元王傳注：「服虔曰：『浮邱伯，秦時儒生。』」陸生蓋嘗與浮邱伯游，故稱其德行，或卽受其穀梁學歟？辨惑篇說夾谷之會事，與穀梁定十年傳大同。至德篇說齊桓公遣高子立僖公事，本穀梁閔二年傳。懷慮篇言魯莊公不能存立子糾，亦本穀梁莊九年傳。可徵陸生乃穀梁家矣。故所述楚漢春秋，向、歆入之春秋家。但輔政篇說鄭詹歸魯，至德篇說臧孫辰請糴，明誠篇說衛侯之弟鱄出奔晉，今穀梁傳無此義。道基篇所引傳曰：「仁者以治親，義者以利尊。」今穀梁傳亦無此二語。彥升案：穀梁之著竹帛，雖不知何時，而出自後師。陸生乃親受之浮邱伯者，實穀梁先師。古經師率皆口學，容有不同，如劉子政說穀梁義，亦有今傳所無者，可證也。或乃以穀梁傳爲賈所不及見，既昧乎授受之原，

且亦不檢今傳文矣。〔本傳言「時時前說稱詩、書」，而本書多說春秋、穀梁微學，藉以存焉。〕論語、〔孝經亦頗見引，蓋所謂「游文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，祖述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，宗師仲尼，以重其言。〕者，生書有以當之。

今案：戴氏之言是也。其揭陸氏爲穀梁學，尤微不至。現在還可以補二事，以證成其說。〔道基篇寫道：「伯姬以義建至貞。」又寫道：「美女以貞顯其行。」伯姬事見穀梁傳襄公三十年，傳曰：「伯姬之舍失火，左右曰：「夫人少辟火乎？」伯姬曰：「婦人之義，傅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」左右又曰：「夫人少辟火乎？」伯姬曰：「婦人之義，保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」遂逮火而死。婦人以貞爲行者也。〕云云。這是陸賈用穀梁義。又明誠篇寫道：「聖人察物，無所遺失，上及星辰日月，下至鳥獸草木昆蟲，□□鵲之退飛，治五石之所隕，所以不失纖微。」尋穀梁春秋僖公十六年：「六鵲退飛。」傳曰：「子曰：『石無知之物，故日之。鵲，微有知之物，故月之。君子之於物，無所苟而已。石鵲猶且盡其辭，而況於人乎？』」這也是用穀梁義。這些都足以證明穀梁未立學之前，民間早已傳授其書，而陸賈特其佼佼者耳。〔黃震道：「漢初諸儒，未有賈比。〕當趙政焚書坑儒之餘，劉邦不重儒生溺儒冠之際，而陸賈進新語，每奏一篇，未嘗不稱善，左右呼萬歲；後來過魯，又以太牢祠孔子，〔三〕以詩經爲訓以教的申公，「以弟子從師人見高祖於魯南宮」。〔三〕漢高對儒家的態度，前後判若兩人，陸生時時稱說詩、書，無疑會或多或少發生一些影響的。〔古文苑卷十載漢高祖手敕太子文寫道：「吾遭亂世，當秦禁學，自喜，謂讀書無益。泊踐祚以來，時方省書，使人知作者之意，追思昔所行，多不是。〕漢高自道其昨非今是之所得，則陸賈啟沃之功，不啻

若自其口出矣。黃震道：「賈庶幾以道事君者。」〔四〕今從新語一書去考察，陸賈者，蓋兼儒、道二家，而爲漢代學術思想導乎先路者也。陸賈傳：穀梁，私淑荀子，然於學術不專主孔氏，前舉「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」二語，卽其明證。故其書於輔政之後，卽進說無爲。他寫道：「無爲者乃有爲者也。」大倡清靜無爲之治。其精義所在，就是要求：人君在上而無爲，百官在下而有爲。蓋爲政之要，人不侵官，官不離局，陳力就列，各守其職，自然家給人足，安居樂業，垂拱無爲而天下治矣。姜宸英黃老論寫道：

漢自曹參爲齊相，奉蓋公，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，其後相漢，遂遵其術，以治天下，一時上下化之。及於再世，文帝爲天子，竇太后爲天下母，一切所以爲治，無不本於黃、老，故其效至於移風易俗，民氣素朴，海內刑措；而石奮、汲黯、直不疑、司馬談、田叔、王生、樂鉅公、劉辟疆父子之徒，所以修身齊家，治官蒞民者，非黃、老無法也。〔三五〕

案：姜氏之言亦既有倫有脊矣，惜其不賅不備，僅及西京而止，不足以全面地考見黃、老之學在兩漢之影響於政治生活和人民願望各方面，今試爲充其類而言之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有老成子十八篇，元和姓纂三十二略：「老成子，賢人，裔孫老成方，仕宋爲大夫，著書十篇，言黃、老之道。」又云：「老城氏，或爲考城氏。考城子，古賢人也，著書述黃、老之道。列子有考城子，幼學於尹先生。」案：今本列子周穆王篇作老成子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：「慎到、田駢、接子、環淵皆學黃、老道德之術。」荀子解蔽篇注：「慎子本黃、老，歸刑名，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。」史記老子韓非列傳：「申子之學，本於黃、老，而主刑名。」又曰：「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，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其歸本於黃、老。」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名家：

「尹文子十篇。」容齋續筆十四引劉歆曰：「其學本於黃、老。」又小說家：「宋子十八篇。」本注：「孫卿道宋子，其言黃、老意。」案：荀子正論篇引子宋子。太平御覽五一〇引嵇康高士傳：「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，……安丘先生等從之，修其黃、老業。」漢書楚元王傳：「劉德修黃、老術。」史記田叔傳：「叔學黃、老術於樂巨公。」漢書田叔傳作樂鉅公，太平御覽五〇七引皇甫士安高士傳同。史記樂毅傳：「樂氏之族有樂臣公，善修黃帝、老子之言，顯聞於齊，稱賢師。」集解：「臣一作巨。」太平御覽五〇一引道學傳亦作樂臣公，作臣者，巨字形近而誤。史記曹相國世家：「聞膠西蓋公善治黃、老言，使人厚幣請之。」又見漢書曹參傳及前漢紀五。史記陳丞相世家贊：「平少時，本好黃帝、老子之術。」又見漢書陳平傳。前漢紀九：「直不疑，南陽人也，好黃、老術，隱名迹。」史記、漢書直不疑傳都作「學老子言」。史記、漢書龜錯傳：「鄧先子章，以修黃、老言，顯於諸公間。」史記、漢書張釋之傳：「王生者，善爲黃、老言。」又見前漢紀八及太平御覽五〇七引皇甫士安高士傳。史記汲黯傳：「黯學黃、老言，治官理民好清靜。」漢書汲黯傳無「理」字。史記、漢書鄭當時傳：「當時好黃、老言。」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：「徐廣曰：『儒林傳曰：黃生好黃、老之術。』」今史、漢儒林傳俱無此文。漢書司馬遷傳：「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。」傳贊：「論大道則先黃、老而後六經。」後漢書班彪傳：「其略論曰：遷之所記，……其論術學，則崇黃、老而薄五經。」注：「遷叙傳曰：『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。』此謂崇黃、老也。」漢書楊王孫傳：「楊王孫者，孝武時人也，學黃、老之術。」又見華陽國志十下漢中士女。史記日者列傳褚先生曰：「夫司馬季主者，楚賢大夫，游學長安，道易經，術黃帝、老子，博聞遠見。」太平御覽六六六引抱朴子：「安丘望之字仲都，京兆